

〔美〕格雷厄姆·玛斯托顿 著

张柏青 郭慎涓 译



狮身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美〕格雷厄姆·玛斯托顿 著

张柏青 郭慎涓 译

狮身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狮 身 人 SHI SHEIREN

〔美〕格雷厄姆·玛斯托顿 著
张柏青 郭慎涓 译

责任编辑：文 收

封面设计：何 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6.625印张 135 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双阳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45 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113 定价：1.45元

1 他一直记得第一次与她相会时的情形，后来戏谑地称其为“一咬钟情”。那是为庆祝新任国务卿亨利·内斯和声音粗哑、野心勃勃的一个名叫考德威尔的姑娘订婚而在希尔拉饭店举行的鸡尾酒会上。象往常一样，希尔拉美酒佳肴，应有尽有。吉恩·凯勒一边与一位头屑多得惊人的土耳其外交官谈话，一边吃着一块鲜蟹肉馅饼。他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当绚丽的衣裙和黑色的夜礼服象红海一样分界明显的时候，罗莉进来了。

吉恩对于漂亮的女人尚未厌倦，他在国务院工作的时间还没有长到对所有逢迎讨好、哼着伤感小调的高雅女人倒胃口的程度。这些年轻的女士们不穿衬裤，身子紧贴在华盛顿社交生活的圈子上，凡是有可能被威廉·巴克利提到名字——那怕只提一次——的男人，她们也会对他产生难以遏止的渴望。吉恩的顶头上司沃尔特·法洛对这群政治明星的倾慕者嗅觉灵敏，称她们为“俯卧部”。但是，当吉恩口里塞满馅点心下巴上挂着蟹肉碎屑抬头看见罗莉·森普尔的时候，他就无法在乎她是不是这个圈子的追随者了。

“嘿，吉恩，”哈斯鲍姆参议员俯过身来说，“那屁股可真

要命，瞧瞧那幅卷首插图吧。”

吉恩点点头，差一点儿噎住。他伸手扯过餐巾，轻轻拍拍嘴巴，未嚼烂的馅饼滑进食管里去了。他唯一能说的就是：“阿瑟，这一次你可对极了。”

她好象没有人陪同，高高的个子——比在座的任何姑娘和大部分男人都要高——吉恩猜想大约有一米七六吧，后来证明他少说了半英寸。不过，她并不为自己的身高而腼腆或羞怯，她昂首阔步地走到房间中央，在枝形吊灯光芒的辉映下，高傲地挺直胸脯，抬起下巴。

“耶稣呀，”肯·斯隆小声说，“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姑娘吗？”

吉恩什么话也没说。甚至那位一直喋喋不休地详尽地解释他对放在土耳其土地上的MARV导弹所承担的绝对义务的土耳其外交官也不能不注意到吉恩已经心不在焉，只是双目紧盯着罗莉·森普尔，象看到了一个宗教上的幻影。

“凯勒先生，”他说，使劲拽吉恩的袖子，“凯勒先生，我们必须谈谈弹头问题！”

吉恩点点头，说，“你说得绝对正确，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你的确是绝对正确。”

罗莉·森普尔长而浓密的黄褐色头发披在袒露的双肩上，她的脸具有古典式的美，笔直的鼻梁，肉感的大嘴，略向上倾斜的眼睛，脖子上戴着三串绿宝石短项链。在座的人谁也没有丝毫怀疑那是绿色的玻璃。她穿着紧身的，背部开口很低的肉红色丝绸晚礼服，紧贴胸脯而又光彩夺目，使你目光一瞥之后不得不再看一次，因为她仿佛是望不到顶的。

她的乳房大而丰满，显然没戴乳罩，乳头使绸衣隆起，呈现出柔和而朦胧的峰状，款步而行时，它的每次跳动足以使谈话静寂下来，甚至华盛顿为数有限的几位忠实的丈夫也不得不将目光从妻子的肩膀上面穿过去偷偷地瞥上几眼。

吉恩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迫使他这样做的，但当她胸背挺直、神色傲岸地站在那里的时候，他走上前去伸出他的手。走到近前真令人丧失勇气，因为这位高个子姑娘生着一双猫一样炯炯的绿眼睛。吉恩已经三杯伏特加下肚，状况不怎么有利。

“我不认识您，”他说，嘴角一抿笑了笑。

姑娘定睛地看着他，她至少和他一样高。某种浓郁的麝香味儿，象烟雾一般缭绕在她周围的空气中。

“我也不认识您。”带着某种重浊的欧洲口音，她用深沉的声音回答。

“噢，”吉恩说，“兴许这是我们可以互相介绍一下的好理由。”

姑娘注视着他。“可能吧。”

“只是可能吗？”

姑娘点点头。“既然我们素不相识，也许还是保持这种状况——陌生人的状况——为好。”

吉恩外交式的淡淡一笑。“噢，我可以理解您的论点，但这是华盛顿！任何人都必须认识任何人。”

姑娘仍然定睛地看着他，简直象施了催眠术似的，她越是看他，他越觉得稳不住自己，脚在地上滑来滑去，两眼凝视着地毯。从小学毕业以后，和姑娘在一起可从来没有过这

样的感觉。他，身强力壮的吉恩·凯勒，卷头发的民主党冠军，有着在佛罗里达州晒黑的皮肤，和白种人的开怀大笑，可以亲吻所有的姑娘，常使杰克逊维尔的主妇们快活得神魂颠倒，然而在这里，傻乎乎地笑着，摇摇晃晃，比查利·布朗还要糟糕。

“为什么？”她微启樱唇。

“哦，请原谅，什么‘为什么’？”

姑娘仍注视着他，好象根本就不曾眨过眼睛，这使他更不知所措了。

“为什么大家都要互相认识？”

吉恩用手动了动领子。“这个……我想，是个生存的问题。人必须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这多少有点象密林法则①。”

“密林？”

他做作地一笑。“人们是这样说的。您知道，当一个政治家就得有坚韧的生命，不论你碰巧遇到的那棵橡胶树多么矮，总有人想站在你的头上爬得更高。”

“你的话听起来……很爱惹是生非呀，”她说，他注意到她戴的耳环是用镶嵌着金子的、弯曲的动物牙齿做成的。渐渐地，他试着克服自己的紧张情绪，但仍然意识到，在这场对话中，对方占着上风，而且所有来宾的眼睛都在斜睨着他，观赏他的表演。他咳了一声，朝售酒的柜台那边挥挥手。

“您，哦，想喝点什么吗？”

① 指密林中弱肉强食法则。

她看着他，对话似乎出现了冗长的停顿。给他的印象是：她相当审慎地在估量他，几乎是在探索他。

“不喝。”她简单地说。“但不要让我妨碍了你喝，你好像很喜欢喝酒。”

他又咳了一声，“唔，我，呃……喜欢喝只是为了放松一下。它多少可以松弛一下神经，你知道吗？”

“不，”她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滴酒不沾。”

他朝她眨眨眼，“骗人！你甚至不曾在你家老女人的食厨里搜索过樱桃白兰地吗？”

她用留着长指甲的纤手把黄褐色的头发向后撸撸，然后严肃地摇摇头。

“我母亲不是老女人，实际上，她很年轻，她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把酒放在家里的。”

“我懂了，”吉恩尴尬地说，“我不是想暗示——”

“是的，是的，”她说，“别多心，我明白你的意思。”

吉恩手里拿着空酒杯站在那里，良久，向姑娘淡淡一笑，吱吱唔唔地说道，“哦……唔……哦。”但他还是不敢走开，唯恐有其他未结过婚的男人一头闯过来。除了她那对未曾领教过的特大的乳头以外，她身上还有某种既可怕又无法抗拒的东西使他心荡神迷。

他终于说，“我……呃，还没有自我介绍呢，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可太蠢了！我叫吉恩·凯勒。”

他们握握手，吉恩殷切期待姑娘的自我介绍。但她什么也没说，单是轻轻微笑一下，继续环视房间。

“您……不想……”

她转过身来，朝他嫣然一笑。

“吉恩·凯勒，”她说，“我听说过你。”

“噢，真的吗？”他咧嘴笑了，“我最近没怎么公开露面。这些日子，我是个辛勤工作的政治家而不是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你知道，许诺是一回事儿，兑现许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她点点头。“我还以为你是个政治家哩，用这样的陈词滥调讲话。”

他凝视着她，不敢肯定是否准确地听清了她说的什么，因为哈斯鲍姆议员恰好在他左耳边高声大笑。

“对不起，你是说？”

“没关系。”她宽厚地说，“政治家都是这样的，想必是一种职业病吧。”

吉恩在脖子后面搓了两下，每当被激怒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喏，等一等，”他用半开玩笑半生气的声调说，“象您这样的人说政治家以陈词滥调迷惑人可真是太妙了。可您必须记住，大多数政治家的处境是——”

“根本没有人。”她用甜润的声音说。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但看了她一眼迷惑不解了。“您说什么？”

“没有象我这样的人。”她简单地说。

他皱皱眉头，又审视起他的空酒杯来。“唔，那么您是什么人呢？”

她凝视着他，仿佛要确定一下值不值得告诉他这样一则有价值的情况。她终于说，“我是半埃及半法国人，是一个被称为阿巴斯提的人。”

“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也太过分了嘛？或者这问题也是陈词滥调？”

她摇摇头。“千万别让我的羞涩妨碍了您，我的羞涩总是被人认为是害怕，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恐惧和挑战是一种极为相似的感情，您不这样认为吗？”

“您仍然没有告诉我您的名字。”

她头一歪。“干吗想知道？您想勾引我吗？”

他看着她质问道：“您愿意接受勾引吗？”

“不知道，不，我想不愿意。”

他坦率地说道：“您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您知道这一点，是吗？”

从谈话开始以后，她第一次垂下眼睛。“美是个见解的问题。我想我的乳房太大了点。”

“我可不认为美国男性的见解会一致同意您这种说法。如果您想知道，那么我认为您的乳房能叫人晕倒。”

一抹红晕泛起在她晒黑的面颊上，她轻柔地说道，“我想，您大概为了恭维我才这样说的。”

他哼了一声。“您不需要恭维，您太美了，任何恭维所不及；此外，您还具有某种气质，是这满屋子女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千年也不不可及的。”

她抬起头来，绿色的眼睛灼灼闪光摄人魂魄。蓦然，那双明眸似乎紧紧关闭，少顷又象深色的花朵豁然盛开。

“您有点神秘，”吉恩对她说，“当我把目光投向您的一瞬间，就对自己说：吉恩，那个姑娘有些神秘。此刻，我看着您——我们一直在交谈——可我仍然不知道您的名字。”

她笑起来了。站在近处的鸡尾酒会的来宾们注意到她的笑声，参议员哈斯鲍姆对一个朋友低声说，“这个吉恩又成功了！上天作证，我真希望年轻上二十岁！让那个放荡的女人看看，田纳西州的小伙子能干出什么来！”

姑娘说：“我的名字为什么对您这样重要？”

吉恩耸耸肩。“如果不知道名字，怎么称呼您呢？如果酒会之后，我想请您一起去吃晚饭，怎么说呢？‘请原谅，x小姐，或y小姐，或随便您叫自己什么吧，酒会后，同我一块去吃饭好吗？’”

她摇摇头。“您不必这样说。”

“那我怎么说呢？”

“什么也不要说，因为我不去的。”

吉恩拿起她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

“您一定会去的，您没有结婚，是吗？”

“是的。”

“我料到您没有结婚，您没有华盛顿所有的妻子们那种迟早都会有的惶惶不安的神色。”

“惶惶不安的神色？”姑娘问。

“是的，”吉恩说，“她们总是为正在和自己丈夫睡觉的那些姑娘担着心，那姑娘会不会正好和她们睡过觉的男人睡过觉？那样的话，她们的丈夫就会发现她们一直在乱睡一气。”

“听上去挺复杂。”

“你会习惯的。这就是伟大的民主的全貌。”

姑娘几乎是下意识地碰了碰她那动物牙齿做的耳环。好

象若有所思地说道，“听上去不是……很道德。”

吉恩谨慎地打量着她。“道德”一词他很久没有听到过了。自从四年前他在南方因为揭露了一起为挖掘钱财事阴谋排干沼泽的丑闻获得声誉之后再没听到过。从这个姑娘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既微妙又不和谐。在这儿，在一个华盛顿的鸡尾酒会上，她穿着紧贴皮肤的肉色丝绸衣服，有着自多利·帕顿以来最令人瞠目的腰身，却在侈谈道德。

“听我说，”他温和地说，“这种生活充满了紧张和拼搏，对许多人，许多政治家来说，他们所得到的唯一消遣就是放纵。”

“很遗憾，”姑娘说，“放纵不是我的消遣。”

吉恩把两手大大地伸开以示道歉。“好了，我的意思并非想暗示什么，我认为您是位美丽的姑娘，如果我没有发现您是性感的，那我就多少是个修道士了，呸，不是吗？”

她困惑地眨眨眼睛，看着他，“您……发现我……是性感的吗？”

吉恩险些笑出来。“唔，当然我是发现了！既然您今晚穿上这么一身衣服，那么您到底在想什么呢？”

她脸红了。“我不知道，我不认为……”

吉恩又拿起她的手。“宝贝儿，”他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你的芳名，那会使生活变得轻松得多。”

“好啦，我叫罗莉·森普尔。”

吉恩皱起眉头。“森普尔？你的父亲不是——？”

“琼·森普尔。是的，法国的外交官。”

吉恩轻轻攥紧她的手指。“听到那件事我很遗憾。我从未

见过他，但我的几个朋友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真遗憾。”

“你不必遗憾。他一向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危险之中。我母亲说，大概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象现在这样心满意足。”

一个侍者从这里经过，趁这人还没有匆匆忙忙地冲过去之前，吉恩设法抓住了他的袖子，说道，“伏特加！”然后，转向罗莉。

“你肯定我不能说服你与我共进晚餐吗？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在蒙特波里的小羊腿上试试我的牙齿。”

她摇摇头。“对不起，吉恩。”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我不会是罗克·赫德森，但我还是相当结实的。象我这样结实的人，在政界中是很难寻找到的。你想一辈子和英国财政部那些戴眼镜的瘦猴相好吗？”

“吉恩，”她说。他闻到她身上一股浓烈的香味。“我不想无礼，也不想伤害您的感情。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父亲生前曾受到邀请，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礼貌的。一旦我向所有适当的人，说全部适当的话，我就该走了。”

“您没有穿丧服，”他十分突兀地说道。

“是的，”她说。“在我的家族中，世代以来，男人的死都被看作是……哦……一件有理由庆贺的事。我庆贺，是因为我父亲已经尽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职责，从此安息了。”

“您在庆贺？”吉恩问。

罗莉抬起头，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这是我们家族的方式，我们的方式，我们一贯的方式。”

吉恩仍然试图弄个明白，这时侍者送来了他要的酒。他

给这人一元小费，然后摇摇晃晃地说道，“罗莉，我不是想打探您，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庆贺死亡的家族。”

她把脸转开。“我不该提到这件事，我知道这会使一些人震惊。我只是觉得，当一个人的生命结束时，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它本身就是快乐的理由。”

“好吧，我真该死。”他说道。呷了一口冰镇的饮料。

罗莉转身说：“现在我得走了。”

“怎么？你才来了几分钟呀，这个狂欢会要一直开到三点钟。等到马罗斯基太太开始她的脱衣舞表演再走吧，你一旦看到这个，对于道德的一切见解顿时就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要嘲笑我，吉恩。”罗莉说。

“宝贝儿，我不是在嘲笑你，只是不想让你走。”

“我知道。真抱歉，可我必须走了。”

象被星际旅行的远距离传送波束突然显了形似的，一个皮肤黝黑、身穿黑色司机制服的高个子男人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罗莉的身边。他留着修剪得过于整齐的小黑胡，带着黑色皮手套。他一声不吭，只是站在她身后，生硬的表情给吉恩的感觉是：毫无疑问该是回家的时间了！不论朋友也好，有什么想法的男人也好，都是能够忍受的。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或是土耳其人。不论什么人吧，他是沉默的，生硬的，有保护性的。罗莉·森普尔立刻撤退进入他的保护之中。

“再见，凯勒先生，遇到您很高兴。”

“罗莉——”

“真的，现在我该走了。母亲要等我了。”

“好吧，让我开车送您回家，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一点了。”

“好是很好，不过，这是我的司机，请不要麻烦了。”

“罗莉，我非送您不可。在国务院里，我是个激烈的政治家，我是绝对坚持到底的。”

罗莉咬着嘴唇。她转向身旁那位面貌冷峻的司机，问道：“可以吗？”

长时间的沉默。吉恩知道哈斯鲍姆议员和其他几位朋友正在注视他。但他太忙着注意罗莉和她那沉默寡言的司机之间的特殊关系了，已经无暇顾及他们。他坦然而自信地看着司机，司机也仔细地打量着他。

终于，司机点点头。那是一种拍卖定价者的点头。如果不注意，几乎觉察不出。罗莉嫣然一笑，说，“谢谢您，吉恩，我很荣幸。”

“这是您整个晚上所说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话。”吉恩说，“只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去向国务卿道别一声。”

罗莉点点头。“好吧，我在外面等您。”

当吉恩穿行于鸡尾酒会的来宾之中找到亨利·内斯的时候，他向哈斯鲍姆使了个眼色。象往常一样，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国务卿被一群女人包围着。她们象鸽棚里的鸽子一样，对从他嘴里落下来的每一句平俗陈腐的话都冲出一串笑声。他的新未婚妻丽塔·考德威尔穿着一件红宝石色的晚礼服，使她的身体在凡是不应凸出的地方都鼓了起来，本来电影剪辑者该把她弄走的，可她紧紧缠在国务卿的胳膊上。

“亨利，”吉恩喊道，“喂，亨利！”

亨利·内斯转过身来，他那光润的克拉克肯特式的脸上凝固着自信的微笑。那是老练的政客们听到任何人喊“喂”时都会自动地保持在脸上的一种微笑。但，毕竟那是一帧照片，在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愁眉苦脸之后，民主党阵营里有一种极度的紧张不安，那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要随时显露出很快活的样子。

“吉恩，你好。”内斯说。越过一个小女人的头顶和他握手。“我听到了你那篇墨西哥案卷的报道，很好。”

“唔，事情发展得很顺利，”吉恩说，“不过，我想你发展得更顺利。祝贺你的订婚，亨利。也祝贺你，丽塔。看来好极了。”

丽塔用眼瞪着他。吉恩几年以前就认识她，那时，他还是州议会组织里的一个年轻而无经验的竞选者。她兴许还记得，那次在竞选运动的集会上，吉恩目睹过她喝得烂醉如泥，淌着口水亲吻那些狼狈不堪的党魁们的情景。

“亨利，我现在得走了。”吉恩说，“情况急迫——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真的，亨利，为了未来，表示我最好的祝愿。希望你们二位幸福美满。”

亨利又一次握握他的手，不足信地笑笑。然后热情地回到他那群神魂颠倒的、华盛顿女士们组成的听众里去。当吉恩朝着门口挤出人群的时候，暗自想道，亨利喜欢同女人谈话，她们不反问，也不会提出诸如“我们真的要在土耳其国土上放多弹头导弹吗？”“我们将继续让共产主义者不受阻碍地向黑非洲渗透吗？”之类的棘手问题。女人只想知道他睡觉时穿什么，或更想知道他不穿什么。

吉恩找来他的雨衣，穿过希尔拉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光鉴照人的大理石走廊，朝敞开的前门走去。雨已经停了，可是大街和人行道仍然湿漉漉的，和暖的微风吹着，预计夜间过去以前还会有阵雨。罗莉和她的司机站在台阶上。吉恩走近时，她好象正紧靠在司机耳边，低语着什么。吉恩犹豫片刻，但这时罗莉转身，看见了他，莞尔一笑。司机一声不吭，从她身边离开，下了台阶，去开他的车去了，那是一辆锃亮的顶篷上有一盏车灯的弗利特伍德牌黑色轿车。他爬进车里，让发动机空转着，自己在制控器旁边等着——一次也没有看路，只是象只恶狗一般监视着，保护着。

罗莉在肩上系了一条红色天鹅绒长斗篷。用手把头发往后抄抄。“我想我的司机太神经质，”她露齿一笑，“母亲叫他留心我些，他不愿意我离开他的视线。”

吉恩握住罗莉的手。“他一向这样机警吗？”他问，“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我轻轻咬一下你的耳朵，他就会从车里跳出来，在我来不及说声‘再见，国会’之前，把我打成肉酱。”

罗莉大笑起来。“他很擅长于自己的工作。母亲说，她是她多年来所遇到的最诚心诚意的仆人。他对Kravmaga很在行。”

“Kravmaga？那是什么玩意儿？”

“一种自卫的本领，象Kung-fu一样。我想是以色列人发明的吧。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将自己完全献身于毁灭对手的事业上。”

吉恩扬扬眉毛。“听起来好象是比虚伪略轻一点儿的政治说教。”